

丁
大地出版社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废墟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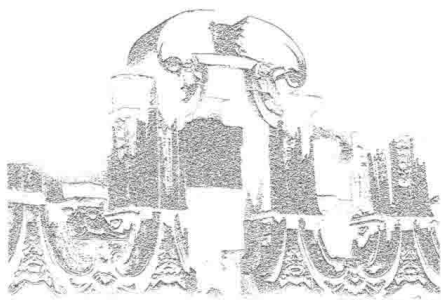
叶廷芳 著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废墟之美

叶廷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墟之美 / 叶廷芳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7.9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ISBN 978-7-5507-2154-8

I. ①废… II. ①叶…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792 号

废墟之美

FEIXUZHIMEI

出版人: 聂雄前

出品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内封题签: 沈 鹏

责任印制: 李冬梅

装帧设计: 浪波湾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3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策 划: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 话: 编辑部 (010-51505219)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 址: 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冯培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51505079 进行调换。

序言：关于废墟之美

废墟是指建筑被毁后的残垣断壁或瓦砾堆，包括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我们这里谈的当然是有价值的，即有纪念价值的建筑遗存或文物。由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大型建筑都是木构建筑，毁坏后很快荡然无存，不像国外的石构建筑，毁坏后几千年仍有残垣断壁，他们成为后人的历史记忆。特别是经历了上千年禁欲主义统治的欧洲人，对古希腊罗马那些体现人的伟大和人性美的神殿建筑和世俗建筑以及雕刻艺术的废墟遗址，无不充满敬意。这就形成“废墟文化”，“废墟美”的概念也由此而来。

我们没有废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废墟资源。相反我们拥有比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废墟资源，因为我们是个具有强大的“墙文化”的国家：不仅全国有万里长城，而且每个府城和大多数县城都有城墙，它们主要都是石构建筑。此外我们的宫廷建筑都有壮观的须弥座或石基、柱础、拱桥等。至于帝王和贵族的陵寝主要也都是石构建筑。只是由于我们没有废墟文化，不懂得它们的价值，任凭国人偷拿搬抢而大量消失。

显然与上述有关，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觉醒得比较晚。直

到1962年，由专家们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有180项（现在则有4295项）。曾记否，正当国际上一个个有关文物的国际公约特别是1972年关于世界遗产登记的巴黎协定签订的时候，正是我们拆毁城墙、城门热火朝天的时候，以至我的家乡衢州古城那完整的城墙和城门也在那时毁于一旦！十年以后即1982年我们终于有了第一部国家文物保护法即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这标志着我国人民文物意识开始觉醒。但觉醒须经历一个“睡眼惺忪”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出现吊诡：知道要保护，却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保护的结果反而是破坏。常见的现象是：简单地将旧建筑修葺一新。更有甚者，干脆将旧建筑或废墟遗址铲除重建，用整齐、崭新的“美”取代残缺、沧桑的美，甚至许多地方极具沧桑美的旧长城被一条条崭新的长城所取代，攀越崇山峻岭。这种现象被新闻媒体讽刺为假古董风，我则称之为文物保护幼稚病。

这种幼稚病的思想表现是什么呢？比如，有的人甚至有的学者说：现在是假古董，100年以后不就成了真古董了？他们以为古董是由时间熬出来的。非也！建筑的价值从来都与功能相联系。没有功能需要的建筑就没有了文物的DNA，1000年以后也成不了真古董，相反，它们只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假古董成风的时候，闻名遐迩的国耻纪念地圆明园遗址也被推上风口浪尖：一般群众自不必说，有的专家学者也主张复建圆明园，以“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有的企业家更主

张用房地产开发的思路来解决重建资金问题，等等。这时候笔者认为事情不小，决心介入这场争论。于是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废墟也是一种美》，并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呼吁保护这块侵略者的作案现场，这块民族苦难的大地纪念碑，认为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更有意义，等等。因此被新闻媒体称为“废墟派”的代表。这场争论持续了二十余年，主张复建者从多数逐渐变成了少数。最后随着2012年国家文物局将圆明园遗址确定为全国12处考古遗址公园之一而告终。

我原来对废墟的认知与多数同胞一样处于懵懂状态。当年在北大念书时与圆明园遗址仅一墙之隔，常去那里溜达或陪友。凝望着破碎的西洋楼残余就想到民族的耻辱，也想一旦国力强盛就呼吁把圆明园重修起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有较多机会去国外主要是欧洲走走，看到人家对废墟的态度与我们大不一样，而且特别尊重废墟原状的历史真实性，甚至连景区路上的一块绊脚的石头都不能随意挪动。当我第一次乘火车从斯图加特去波恩，经过最险峻的莱茵河河段时，见崖壁上一座座古堡废墟从车窗外掠过，就问邻座：这些旧建筑有这么好的基础，为什么不把它们修起来加以利用呢？人们笑答：“让它们留着多好！让人们想起中世纪的骑士们如何在这里习武，想起古日耳曼人如何在这里抵御罗马人渡河……”后在阅读中发现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和画家的笔下废墟成了不懈描绘和热烈赞颂的主题。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美学家F·施莱格尔如此描绘废墟：“这些废墟将莱

茵河两岸装点得如此壮丽非凡！”哦，欧洲人毕竟自古就有欣赏悲剧美的情致。这一幢幢昔日的“岩上明星”是当年多少能工巧匠智慧和意志的结晶，如今被岁月折磨成这般模样。什么叫悲剧？“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尽管今天没有多少人会追问摧残它们的那一股股力量（在这里时间也是一种力量）遁向何方，但它们留下的这些遗迹却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悲悯”（亚里士多德）。鲁迅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两句话加起来可以看作是悲剧美或废墟美的完整定义。

一次在游览德国历史文化名城魏玛的梯浮公园时，见浓荫深处隐现着一幢残垣断壁的“烂尾楼”。我不禁问陪同人员：为什么不把它修完整呢？在这美丽的公园里耸立着这样一幢破房子多么煞风景！对方大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破房子，是一处人造废墟。它是这样的英式公园里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起点缀作用，意味着这公园的古老。知道吗，废墟在我们这里是一种文化。”哦，文化！人的某种行为方式或思维模式一旦形成文化，那就成了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难怪，没有废墟也要假造一个，以画饼充饥。

在欧洲游历过程中最受震撼的是三个场合。一是1981年在游览德国海德堡那座著名的古城堡废墟时，见一座长满青苔的圆筒形碉堡斜倚在一垛厚墙上，就对陪同我的那位德国助教说：“让它这么斜倚着多难受呀，为什么不用吊机把它扶直呢？”他笑了笑，说：“这是文物了，应该尊重它被毁时的历史原初性。”我

的脸唰地一下红了，觉得一个中国副教授竟然在问一个小学生才会问的问题！二是10年后与一群德国人在意大利参观罗马的古市场废墟，我把路上的一块“乱石”顺脚踢到了一旁。想不到后面的一个同行的德国旅伴马上跑过去把那块石头捡起来放回到原处，说：“这是文物呀，是不能挪动它的位置的！”我又脸红了，觉得一个中国教授在接受一个德国普通老百姓的教育，引起我内心深深的反省。三是第一次参观卢浮宫雕塑馆。当我从一个展馆的楼梯下来在转梯间向左走向另一个展馆时，突然被震住了！只见眼前一尊约两米高的女性雕塑，她没有了头颅，但体态极美，正振起羽毛浓密的双翅，向前飞奔，气势非凡。周围的人互相推拥着，试图从各个角度欣赏她——啊，这不是有名的胜利女神吗！奇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卢浮宫美术馆的三件“镇馆之宝”（其他两件是断臂维纳斯和绘画《蒙娜丽莎》）竟然有两件都是形体残缺的！什么叫废墟文化和废墟美？这就是！这时才对鲁迅所译的厨川白村的《缺陷之美》开始有所领悟。

就像欧洲的大学普遍比我们早了五六百年一样，欧洲的考古学也比我们早了那么多年。我相信欧洲人的废墟观是科学的。这就是我最初写《废墟也是一种美》的知识背景。但将废墟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时候，光凭知识似乎还不够，还得靠感悟，靠诗性的想象。在这点上我所从事的专业——（外国）文学研究帮了我的忙。毕竟文学是入学。搞文学的人对人情、人性乃至历史的某些情境的领悟可能要深些，也比较细致些，并易于感动。有了

以上知识和经历的储备，再去看圆明园的西洋楼废墟，就不只是浅层次的气愤，而是一种深层的悲剧美的震撼。这时我的目光透过泪眼看到的是一位沧桑的历史老人在发出无声的永恒的控诉。这可能就是三岛由纪夫静静地坐在希腊废墟前所感到的“悟性的陶醉”吧。

收入这个本子的篇什都是我近 30 年来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其中除了少数直接谈论建筑文化与建筑美学的以外，多数都涉及废墟文化与废墟美学，它们都是探索性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圆明园遗址命运的争论的产物。还请读者们多加指教。

2017 年 7 月 10 日

目 录

序言：关于废墟之美	1
-----------	---

辑一 圆明园的悲怆之美

废墟也是一种美	002
保护废墟欣赏废墟之美	006
再谈废墟之美	022
美是不可重复的	
——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	036
圆明园吊古	040
民族苦难的大地纪念碑	046
圆明园废墟：无价的文物	
——答《光明日报》记者问	052
圆明园废墟之美，美在悲怆	
——答《人民日报·大地》月刊记者李进问	059
万园之园的绝响与挽歌	
——圆明园兴亡古今谈	065
建设还是破坏	079

兽首与民族尊严	083
《雨果与圆明园》序	087
敬畏历史，谨防登上历史的耻辱柱	094

辑二 祖先的圣地

建筑的艺术属性	100
建筑七美	103
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与展望	123
什么是古都风貌	151
古城改造不要伤筋动骨	155
走出古城保护的误区	159
对话家乡父母官	
——衢城西区的建筑规划和旧城的保护问题	163
乡村瑰宝	170
僻地藏珍	
——《浙西霞山古镇民居文化及其时代价值研究》序	173
总览一个甲子的文物保护	176

国宝卫士谢辰生	186
陈志华教授的急转身	192

辑三 缪斯的宠城

古城的魅力	198
魏玛：欧洲文化名都	201
缪斯的宠城	209
欧洲的城堡	214
德国的古堡	217
海德堡的古堡废墟	223
新天鹅石堡诞生记	227
两座古堡共孕一个灵感	237
莱茵河两岸的废墟群	241
伟哉，重见天日的吴哥窟	247

辑一 圆明园的悲怆之美

废墟也是一种美

从广州北归的火车隆隆向武汉长江大桥推进，我侧身向窗外遥望，忽见一座摩天插地、流光溢彩的古建筑矗立在扬子江头、蛇山之巅。——啊，重建的黄鹤楼。在人们围绕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论之间，我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要重建这么一座楼呢？这就是对文物古迹的开发吗？如果重修就意味着发掘，那么世界上有许多比这宏伟得多的古建筑为什么迄今仍然保持着废墟的面貌？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古巴比伦的通天塔、空中花园，地中海海滨的阿泰密斯神殿、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再如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那座著名的帕台农神庙，罗马城中那座宏大的竞技场，奥林匹斯山上的许多举世闻名的大型古建筑……我想，古人的种种伟大创造，千百年来经磨历劫，或毁于天灾，或毁于战祸，或被时间销蚀；有的成为废墟焦土，有的留下残垣断壁，但它们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大地上。作为完整的建筑实体它们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们留下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因为作为经过时间考验而闻名世界的建筑奇迹，它们始终是一种创造的酵母。虽然后来的建筑师未必都愿意仿造

它们，但谁能说他们没有或多或少受到过它们的熏陶、激励或启迪呢？作为名胜古迹，它们汇聚着无数游人再创造的智慧：他们怀着朝圣者的虔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吊先人之英魂，发思古之幽情，惊叹前人非凡的气魄和才智的同时，也想象着这废墟上当年的盛况和它的兴衰荣辱，而想象往往比眼见的更丰富、更浪漫。就以黄鹤楼来说，自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始建以来，历代“楼之兴废，更莫能纪”，不知有过多少个海市蜃楼的版本。仅清代就重修过四次，每次式样都不同，可见每次重修都是一次小的再创造。那么谁能计算得出，这个黄鹤楼的废墟在人们想象中所激发起的再创造的版本究竟有多少呢？一个文化古迹的废墟，它融汇了历代前人无数创造的成果（包括建筑、诗文、墨迹和传说等），又吸收了无数游人再创造的想象，虽然什么都没有了，依然游人不绝，而且令人兴发“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情，这就叫作废墟的魅力。如今一座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仿古黄鹤楼拔地而起，堂皇固然堂皇，精致也堪称精致，可惜这样一来它把人们无限的想象余地凝固在一种格式上了，从而束缚住人们想象即再创造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承认清代的每次重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小的再创造，那么最近重修的黄鹤楼不也是一种再创造吗？我的回答是：不可同日而语。清人的重修是在一定历史时代的一种基本统一的审美风尚下进行的。当时，在封建的精神机制下人们不可能具有开放的心态；封闭的环境也不可能取得横向的参

照，高处建塔，用塔镇洪、镇怪和观赏的民族遗风对他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必须建塔的前提下显示出与前人的差异，已不失为一种胆识，而且也需要高度的智慧。因此，那些古人作为最高审美理想之寄托并当作艺术品来追求的宫殿庙堂、亭台楼榭，作为古董，仍有美的魅力，因而在建筑史和美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然而，这类飞檐翘角的木构建筑形式作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已成为过去，我们处于一个崭新的建筑时代，更优越的建筑材料和更先进的建筑技术使我们产生了更理想的建筑美的要求；横向的、划时代的建筑成就的参照也刺激了我们的创造意识。如果说保护古董意味着尊重古人，那么仿制古董则是对今人的亵渎，更不要说那些十分粗俗的仿制了。

美的消耗是一次性的，因为美是不可重复的。人类审美意识的流变尽管在较长时期内会有小的反复，但永远不会回复到原来的地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那标志着人类最初文化高峰之一的古希腊神话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无论我们祖先的事迹多么伟大，如果我们只会在祖先面前“高山仰止”，一味仿造前人的作品，那只能证明，我们不过是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尊重前人是为了给前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不是要前人把着我们的手依样画葫芦；继承传统是继承那些对现代人的审美心理仍有吸引力的东西，而不是背上所有沉重的家什被压得开不了步。新的时代条件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前人是更有作为的，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和

文化心态，并作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中国人的划时代的建筑标志留给后世。这对我们的子孙也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啊，切不要使他们因为从我们手中得到的尽是一些只有玩具价值的仿制品而为他们20世纪的祖先感到惭愧。

原载《光明日报》1988年3月13日